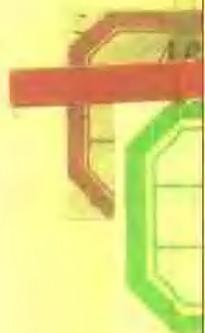


古 斯 著

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綫



時 代 出 版 社



2 026 6463 3

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

古 蘇 著
爾 殷 葉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M. Гус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ЛИ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Журнал «Звезда»
№11-ноябрь, 1953 года.

內容提要

本書首先論證了列寧所確定的蘇聯對外政策的原則，說明兩種對立的社會體系長期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接著作者列舉了許多具體事例，指出蘇聯一貫奉行和平與合作的政策，力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而美國統治集團却千方百計阻撓蘇聯提出的和平建議。最後作者引證馬林科夫主席的話，說明只要各國人民保持警惕，努力制止侵略者計劃的實現，和平就一定會得到保證。

時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音像出版發行許可證出字第45號
(北京東四牌樓胡同十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外文印制廠印刷 北京第三製造生產合作社製印
1954年10月北京初版 1954年10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10/32
1—13,060頁 28千字

一九五三年，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次開始感覺到國際緊張局勢有某些緩和的一年，被載入國際關係的歷史中。在最近八年裏，當蘇聯和整個民主陣營的目標明確的鬥爭在國際局勢中還沒有得到一定的進展，並且還沒有產生可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希望的時候，這種緊張程度一直在不斷地增加。

由於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整個和平民主陣營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國際局勢中才產生了這樣的變化。

在東方，愛好和平的力量獲得了偉大的勝利，使得朝鮮的流血戰爭停止了下來，這一戰爭繼續了三十六個多月，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並且包藏着使國際局勢極端複雜化的威脅。朝鮮停戰協議的簽字，打開了以圓桌會議的形式，持久地、公正地、和平地解決朝鮮統一的問題和遠東國際關係上其他懸案的道路。

在西方，蘇聯的一貫的堅持不渝的和平政策，使得在柏林進行的挑釁性的冒險行動遭到破產。組織這一冒險行動的帝國主義分子們，為自己定下了一個遠大的目的：破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破壞這個德國人民愛好和平力量的堡壘，並且把德國變成軍國主義的國家，重新使它成為歐洲中心的戰爭策源地。而如果蘇聯沒有表現必要的堅定和沉着的話，

六月十七日的冒險就可能要引起非常嚴重的國際糾紛。

蘇聯和鄰國人民關係的改善，也大大地促進了一九五三年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蘇聯對於他們，就像對於所有其他國家一樣，沒有任何領土的野心。蘇維埃國家願意和一切國家和睦相處。

在保衛和平鬥爭中所獲得的這一切成就表明了。現在有着和平解決一切國際紛爭的充分可能。

蘇聯政府的領袖格·馬·馬林科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的演說中宣稱：

「我們仍堅決主張，現在沒有任何爭端或未決問題不能在有關各國互相協商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蘇聯人民的這種信念是全世界億萬人民所共有的，這些人們正在自己國家內進行着有利於協商的運動。保衛和平的鬥爭在西方和東方已經獲得的成就，對於加強這一歷史性的國際運動，是一個強有力的鼓勵因素，這一運動的目的是要達到真正緩和國際局勢和鞏固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我國對外政策的總路線：鞏固和平和保證世界人民的安全，是全體人類在為這些高尚目的而奮鬥的事業中達到勝利的最重要的手段。蘇聯在一貫地執行這一路線的時候，早已使自己的對外政策成為保衛和鞏固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國際工具。

列寧認為兩種對立的社會體系，即由我們偉大社會主義國家領導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體系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長期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

的，列寧的這一原則，是蘇聯和平、合作以及從自己一方面力求與各國發生事務上聯系的對外政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基礎。

所以爲了深刻而確切地了解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綫起見，就必須對於我們黨的這一主要的原則，對於在資本主義包圍下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的列寧理論有一個明確的概念。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打斷了帝國主義的枷鎖並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國家後，從而就對人類提供了鞏固和平的可能性，提出了在舊的資本主義體系和新的社會主義體系之間確立和平的相互關係的任務。

新的社會主義的體系放棄了戰爭的道路，選擇了和與它對抗並正在退下歷史舞台的資本主義體系進行和平競賽與經濟合作的道路。年青的蘇維埃國家喊着「和平」的口號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蘇聯社會主義的和平政策是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性和本質產生的，這一制度發展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全體人民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求。

每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它對內政策的延續。我們已經在自己的國家內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而我們的對內政策是以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爲依據的。蘇維埃國家不需

要向外擴張，他絕對沒有奴役其他國家人民的意圖。在我們國家裏，沒有像定期地打擊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這樣的推動帝國主義分子進行侵略的軍事冒險的誘因。

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從一成立起，就不只一次地表明和強調自己實行和平政策的堅決意向。例如，當一九二〇年二月，協約國最高會議不得不通過關於停止封鎖蘇維埃共和國的決議的時候，列寧在回答「每日快報」的記者關於我們對待這一行動的態度時說：「我們認為這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為我們打開了擺脫協約國各資本主義政府強加於我們身上的戰爭而過渡到和平建設的可能性。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最主要的。順便要提到，當我們集中一切力量來恢復起初由於資本家之間為達達尼爾海峽、為殖民地而進行的戰爭，以後由於協約國和俄國的資本家為反對俄國工人而進行的戰爭所破壞了的國家經濟生活時，我們現在要在許多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幫助之下制定全俄羅斯電氣化的計劃。這個計劃預計需要許多年。電氣化將使俄羅斯發生根本的變化。建築在蘇維埃制度基礎上的電氣化，將使在我國建立共產主義的基礎，建立沒有剝削者、沒有資本家、沒有地主、沒有商人的的文化生活基礎的事業得到最後的勝利。」

封鎖的解除應該說是可以幫助電氣化計劃的實現的。——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是這樣把完成黨的這個第二個綱領的電氣化計劃和確立作為順利地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的和平聯系在一起。

我國在進行保衛和平的鬥爭的同時，達到了和資本主義各國、和資本主義體系建立事務上全面合作的目的。「我們堅決地主張和美國簽訂經濟協定，——和一切國家，但是特

別是和美國。」^①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是這樣回答「芝加哥每日新聞」所提出的問題的。「讓美國資本家不要觸犯我們。我們也不會觸犯他們。我們還甚至願意用金子向他們購買運輸和工業上有用的機器、工具等東西。不單是用金子而且還用原料，」^②——一九二〇年二月，列寧就是這樣回答「紐約晚報」所提出的關於和美國建立和平的基礎的問題的。「我們主張和一切國家結成聯盟，誰也不例外。」^③

我們的敵人爲了否認蘇聯政策的和平本質，就使用路易·霍華德口裏所說出來的這樣的論據：「你有沒有注意到，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可能存在這樣不無根據的顧慮，就是蘇聯如何能不使用武力強迫其他國家人民來接受自己的政治理論呢？」^④

對於這個問題，約·維·斯大林斷然地回答說，類似這樣的顧慮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爲，革命將在一切國家裏發生，但是資本主義國家現存制度的改變——這是這些國家人民自己的事。約·維·斯大林在譏笑好像蘇聯過去和現在都有着「進行世界革命」的計劃和意圖的那種無知和惡毒的「印象」時曾經說過：「輸出革命——這是胡說。」^⑤

帝國主義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們爲了誹謗蘇聯對外的和平政策起見，曾經力圖證明，馬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三〇卷，第三四三頁。

② 同書，第三二頁。

③ 同書，第三四〇頁。

④ 同書，第三四一頁。

克思列寧主義所論證的在帝國主義時代戰爭不可避免的法則，好像和蘇聯所衛護的兩種體系並存和競賽的原則不相符合，所以他們說，蘇聯的對外政策不可能是真誠的和一貫的。

帝國主義者先生們在這種情況下也並不否認，戰爭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和伴隨的現象。但他們費盡心機，以便「找到」我們承認的這種法則和我們和平政策之間的矛盾，這樣來為自己的「冷戰」和侵略的政策辯護。

即使就是這種宣傳的把戲，在一接觸到事實和真正的科學的時候，也完全化為粉碎了。

重行瓜分世界的毀滅性的戰爭和帝國主義的體系是分不開的，這一理論對於人類來說已經成了公理。

列寧的天才的分析，闡明了和完全確立了這種歷史現象的規律性。資本主義各國不平衡的發展——這樣就產生了帝國主義掠奪者之間的戰爭，列寧說，因為在資本主義時代，除去實力，就不可能有其他的分配原則，而每一個掠奪者的實力是不平衡地變化着：有些國家在自己的壯大過程中趕過了其他國家，就提出獲得大部分掠奪品的「權利」。「戰爭不是與私有財產的原則發生矛盾，而是這些原則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發展。在資本主義時代，不可能有個別經濟和個別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平衡增長。在資本主義時代，除了像工業上的危機，政治上的戰爭以外，不可能再有別的手段來恢復經常被破壞了的平衡。」●

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所發現的客觀的歷史法則就是這樣的。只有當帝國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制度完全不存在了以後，這一法則的作用才能最後地和永遠地停止。

但這完全不是說，人類失去了限制和防止戰爭不可避免的這一法則的作用的可能性。相反地，馬克思列寧主義以這一法則的知識武裝了我們，從而教導我們如何緩和和限制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的這一法則的破壘性的有害的作用。

實踐已經表明和證明了我們能够防止戰爭，能夠麻痺這一法則的作用。一個資產階級的廣播評論員曾經說過，在以前的年份中，當日曆一頁一頁地翻近八月——這一個世界大戰開始的典型的月份——的時候，人們擔心地注視着它，而在一九五三年，當人們終於相信這樣明顯的戰爭的威脅在今年已大大的削弱，並且推遠了的時候，就鬆了一口氣。

蘇聯的對外政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忠實於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有可能並且有必要長期和平共處和競賽的原則的。

這已經為我國與包圍我們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三十六年的相互關係的經驗所證明了，資產階級賣身求靠的宣傳家的任何捏造和詭計都不能夠推翻這些確定不移的事實。

二

蘇聯的和平政策基於在理論上承認同時也在實踐中實行各族人民的平等和獨立、他們的友誼和兄弟般的合作，並且堅決地否認一切和各種各樣強制形式的民族關係，堅決否認直接的和間接的、公開的和偽裝的民族壓迫。這些原則充分地體現在蘇聯多民族的社會主

●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三一卷，第三一〇頁。

義國家裏：我們第一次在歷史上永遠地肅清了世世代代以來的民族糾紛，並且建立了像磐石一樣堅固的各民族的友誼。

蘇聯政府在由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所簽署而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布的最初幾個法令之一的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中，曾經宣布過這些原則。

這些不可動搖的社會主義對外政策的原則，是產生於構成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基礎之一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體系。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一切國家的工人、一切民族在反對資本主義、爭取社會主義的統一的、共同的鬥爭事業中的國際的階級團結。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高舉反對資本主義奴役和民族壓迫旗幟的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國際的兄弟般的戰鬥聯盟。

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中，體現着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國家民族的和國際主義的任務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全世界的工人和勞動者，都認為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產兒，他們不論是過去和現在都用盡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切方法來捍衛它。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說明「全能的」協約國失敗和年青的還沒有堅強起來的蘇維埃共和國勝利的原因時，認為資本主義各國廣大的人民羣衆和我們團結在一起是我們力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泉源。他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說：「我們有『國際聯合』，這是任何地方都沒有記載出來，沒有正式固定起來，從『國家法權』觀點來看是一無所有，而實際上，在腐朽着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却是無所不有的。」

黨不只一次地說明我們能够戰勝敵人，因為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支援我們；當國際資產階級企圖侵犯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它本國的工人却和蘇聯攜起手來……在英國、法國和美國都是如此。

協約國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沒有能够把那些在革命以前被沙皇制度所奴役、而由於十月革命的結果才得到了獨立的小國動員起來反對我們。在這些國家裏，不僅僅工人和農民——我們的同盟者——反對參加「十四國進軍」，而甚至於一些個別的資產階級的階層也不願意為英國、法國和美國帝國主義者火中取栗。協約國在「獨立」的幌子下，給這些小國家帶來了殖民地或是半殖民地的壓迫。而蘇維埃政府真誠地實行了承認小國家的平等和獨立的政策。這一政策使和我們毗連的一些國家擺脫了帝國主義的陣營，而這些國家是協約國進行反蘇進軍的極其需要的作戰基地和砲灰貯藏所。在這些國家發展的過程中，蘇聯的承認每一個民族有一直到分立的民族自決權的政策，給了弗·伊·列寧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所說的那些果實。他說：

「如果我們所要求的民族分立的自由對於……一切被壓迫和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都不例外的話，那完全不是因為我們贊成他們的分立，而僅僅是因為我們贊成自由的、自願的接近和合併……。」

列寧的科學的準確的預言實現了。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人民在嘗試了什麼

是資產階級的統治的痛苦經驗之後，於一九四〇年表示了自己的獨立意志，自願地合併到與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其他民族的自由聯盟中來。

否認民族的主權和平等以及在世界主義的旗幟掩護下對別國的事務進行粗暴干涉的帝國主義的政策，是和承認每一個國家的主權、反對干涉別國的事務的國際主義相對立的。

在二十世紀的前夜，在由資本主義變為帝國主義的同時，「歐洲聯邦」和甚至於「世界聯邦」的計劃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壟斷資本家追求世界統治的意圖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依據。例如，在二十世紀的初葉，愷撒·威廉就在「反抗美國進攻歐洲」的旗幟下，傳播「歐洲聯盟」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期間，「歐洲聯邦」的思想曾經盛行一時。列寧立刻就揭露了這一帝國主義口號的反動意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美國的帝國主義世界主義的宣傳家們，開始談論「國家主權原則的陳舊」、國家「獨立存在的代價高昂的奢侈」和必須有一個「世界政府」。戰後，他們着手建立作為把歐洲各國變成「美國帝國的州」的形式的「統一的歐洲」，按照美國報刊的說法，這種形式是在「美國的」二十世紀中人類發展的目的。並且「統一的歐洲」是旨在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美國侵略集團的形式。

帝國主義者的世界主義是侵略和擴張政策的有毒的思想武器。

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原則基礎的國際主義和蘇維埃的愛國主義，是我國人民在爭取各國人民的和平、自由和安全的鬥爭中的強大的思想武器。

三

蘇聯對外政策不僅僅是依據於和資本主義世界合作的願望，並且也依據於兩個對立的制度長期共處與和平競賽的客觀可能性。

我們並不害怕這樣的競賽，因為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制度的潛在力和威力是無限的，並且我們也不懷疑和資本主義制度競賽的勝利結果。社會主義的經濟、國家和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已經在和平與戰爭的環境的實踐中得到證實了。

蘇聯以空前飛快的速度發展着自己的重工業，發展着這一現代經濟基礎的基礎：生產資料的生產（機器、工作母機、工具機等）在二十八年中增加到五十五倍。

我們在重工業發展中所達到的這些成就的基礎上，現在急劇地迅速擴大着人民消費品生產的這個綱領，富有說服力地證明着蘇聯整個經濟的新的強大高張。

而現在無力克服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總危機的資本主義經濟却是停滯不前，而我們就在兩種發展道路這一對立中，找到了兩個制度展開競賽有利於誰的解答。我們並不

● 在資本主義主要的，在經濟上來說是最強大的國家內，也就是說在美國，儘管軍事工業有著巨大的增加，而它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五二年却比一九五一年減少了百分之一，而同時蘇聯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五二年內却增加了百分之十一。

害怕競賽，我們更勇敢地向前瞻望着，並且願意和資本主義世界在最廣泛的事務上合作。

美國統治集團組織了對於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整個人民民主國家陣營的貿易封鎖，但由於這一封鎖而吃到了苦頭的却僅僅是包括美國侵略集團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者在破壞了世界資本主義和世界民主主義市場之間的正常經濟聯繫之後，更加縮小了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縮小了的自己對世界資源的投資勢力範圍。法國財政機關報「金融日報」意味深長地估計了這一政策的悲慘結果：「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斷絕經濟聯繫，就使得整個的形勢都惡化了，因為西方的輸出失去了自己在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因此，西歐各國的工業生產和貿易一年一年地不斷下降。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經濟形勢的概況中，不得不承認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的工業生產重新下降了，並且比起一九五二年同一時期下降得更加厲害。在西歐，通貨急劇地膨脹着，並且貨幣發生了毀滅性的貶值。像英鎊從一九四七年以來就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七，法郎下跌了百分之五十八。西歐經濟的衰退，不僅是由於和社會主義市場斷絕了正常經濟聯繫所引起，並且也由於軍國主義化和美國關稅政策的負擔所致。美國在強制自己的歐洲小夥計在三年的過程中把軍事支出擴大到二點二倍並把預算的絕大部分用在軍事需要上以後，自己在同時却建立起高度的關稅壁壘來對付歐洲貨物，並且把自己的貨物向歐洲市場上傾銷。例如，對英國輸入到美國的主要貨物徵稅平均達到百分之三十五，有的甚至於達到價值的百分之五十八（對毛織品）。而美國的貨物却泛濫在歷來是英國的市場上，因為英國工業沒有力量來和背後有美國政府撐腰的美國出口業家做有效地競爭，美國政府以自己的「保證互相安全的

援助」，來剝奪英國和美國輸出作有效競爭的權利和可能性。特別是禁止和中國進行貿易使英國受到了嚴重的損失。

加強經濟軍國主義化、禁止與東方進行貿易和壓制歐洲競爭的政策，使得資本主義制度得到了另一個嚴重的後果：由於廣大勞動羣衆生活情況極端惡化，因而更加使資本主義各國的階級矛盾趨於尖銳化，並加深了資產階級制度的經濟和政治的總危機。一九五二年的生活費用和一九四七年比較起來，在奧地利增加到三點三倍，在法國增加到二點四倍，在英國增加到一點四倍。而捐稅在英國來說，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增加了三分之一，在法國，比起戰時最高額時增加到一點八倍！在美國，物價和捐稅都在上漲着，但是貨幣的購買力却下降着。工人把自己工資的三分之一作為捐稅繳出來，而這些錢却作為軍事生產的利潤轉入到壟斷資本家的腰包裏。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度的一千五百七十億美元的捐稅中，壟斷資本家用這樣的方法獲得了將近八百四十億美元，那就是說將近百分之十五。三分之二的美國家庭的收入低於半飢半飽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的水平，而億萬富翁的公司老闆的數目却達到了七十家，他們在一九五二年所獲得的利潤超過了一九五一年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工人階級貧窮化的迅速增長，給了已經動搖的、現在正在受到震動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一個新的打擊。一九五三年八月法國工人和職員的大罷工，是破壞資本主義基礎的那些震動的一個明顯例子，這些震動現在已經引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混亂，並且更加劇烈地破壞資本主義的經濟。

現在存在於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特別是美國和英國、英國和西德、法國和西德之間的競爭的尖銳化，一方面是美國軍國主義化和破壞與東方的正常經濟聯系的政策的惡果，而另一方面也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日益瓦解的因素。●

所有剛才研究過的這些因素，必然起而反對美國的拒絕和蘇聯及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進行事務上的合作與和平競賽的政策。這樣一來，這些迫切的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利益就推動資本主義國家渴望恢復和發展這種合作。一九五三年夏天所以在日內瓦舉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二十五個國家的經濟專家的會議，其原因就是由於西方和東方之間貿易的斷絕給西歐各國的經濟帶來了難以補救的打擊。一些資產階級工商界代表在會上主張，兩個制度之間的貿易和廣泛的經濟上的聯系是可能的和互相有利的。國際貿易協會的主席在這一資本主義世界工商界聯合會第十四屆代表會議的期間也會宣布過這一點。

不僅僅是工商界，並且還有英國的統治階層也不得不喊出了「要貿易，而不要援助」的口號。這裏所談的是要美國停止給予歐洲這樣高貴而無用的「援助」——（由於這一援助的結果，歐洲在一九五三年的美元虧空超過了二十五億美元），恢復和英國及西方其他各國正常的經濟上的互相關係，並解除對於蘇聯、中國及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封鎖。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統計的結果說明，如果擴大東歐對西歐的穀物、煤和木材的輸出，就可以減低三億的美元虧空，因而在實際上就會減輕了這些國家對美國的依賴，從而改善了他們的經濟情況。

「恢復世界經濟中均勢」的渴望（路透社觀察員這樣說），在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後急